

漫步哲学林



Roger-Pol Droit

Comment marchent
les philosophes

步行
哲学家

[法] 罗歇-波尔·德鲁瓦 著
戴捷 译

漫步哲学林



Roger-Pol Droit

Comment marchent
les philosophes

步行
哲学家

[法] 罗歇-波尔·德鲁瓦 著
戴捷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行哲学家 / (法) 罗歇-波尔·德鲁瓦著; 戴捷译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535-1658-5

I. ①步… II. ①罗…②戴… III. ①哲学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30462 号

Comment marchent les philosophes by Roger-Pol Droit

Copyright © Editions Paulsen, 201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e littéraire Astier-Péch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9-578

出版人 姜逸青

策划 小猫启蒙 

责任编辑 任战

责任监制 刘学

版面设计 华婵

封面设计 王伟

书名 步行哲学家

著者 [法] 罗歇-波尔·德鲁瓦

译者 戴捷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875

版次 2019年8月第一版 201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35-1658-5/B.003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话 021-37910000

我将本书献给所有
不满足于行动的行走者

献给莫妮卡，
十五年来
与我一起行走的伴侣

“从步履中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步入正途。
接近目标的人不再行走，他翩翩起舞。”

——尼采

目 录

第一步 直立行走

第一次散步 与古代步行者同行

第一章 恩培多克勒神秘的凉鞋 20

第二章 普罗塔哥拉的来回走动 25

第三章 柏拉图让囚徒行走 29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所谓“散步者” 33

第五章 皮浪对他人跌倒无动于衷 37

第六章 第欧根尼拄杖前行 40

第七章 塞涅卡的世纪之旅 43

第八章 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徒步走向印度 47

第二次散步 与东方步行者同行

第九章 佛陀走中道 55

第十章 世界而非贤者随老子行走 59

第十一章 孔子寻求一切事物的顺利运行 62

第十二章 希列与单脚站立的人 64

第十三章 商羯罗，行走的绝对性 68

歇脚 哲学思想是一种行走方式？ 71

第三次散步 与有条不紊和闲庭信步者同行

第十四章 奥卡姆，剃除无用的步伐 87

第十五章 蒙田，“跳跃和蹦高” 91

第十六章 直线前行的笛卡尔 95

第十七章 神秘跛行的狄德罗 100

第十八章 创新散步的卢梭 106

第十九章 1789年，迟到的康德 111

第二十章 黑格尔发明“独自行走的道路” 115

第四次散步 与现代狂人同行

第二十一章 一个走到中国藏地的匈牙利人 125

- 第二十二章 看到历史前进的马克思 130
- 第二十三章 野性行走的梭罗 134
- 第二十四章 克尔恺郭尔在行走中所悟到的 138
- 第二十五章 尼采在行走时所觉察的 142
- 第二十六章 如何在字里行间行走？维特根斯坦之路 148

“我在哲学中行走”，此为何意？

- 致谢 164
- 索引 165
- 参考书目 173

第一步
直立行走

什么叫直立行走？

跌倒而非倒下，再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这叫作行走。

保持身体平衡，走在大地上，也走在语言和思想中。

开始之前，找一个面向大街的阳台。
最好是在一栋楼的第六或第七层。楼层太低不利于观察，太高看不清细节。

找到合适的阳台后，只需开始观察路上的行人；不言而喻，需要非常专注。

您看到的不是大衣或是帽子走在街头，穿过马路。您会马上感觉、体验、了解到，他们都是人类。不是机器人，不是自动装置，也不是类似于人的东西。可您到底看到了什么？肯定看到的是事实吗？

这些人在行走。

行走的方式很特别，我们通常会忽略这一细节。由于太过熟悉，我们已经注意不到了。这种行走方式如此特殊，没有任何机器能够完美地模仿。这就造成目前情况下，暂时无法制造出这类机器人，能够模仿专属人类的最微不足道、最特别的动作。

您眼皮底下的这些人，一步步向前迈，先是一只脚向前，再换另一只向前。就这么简单，但又不完全是。他们的动作比这个要复杂。

您高高在上，可以仔细观察这些正在行走的人，很快便会发现这个场景非常独特。那样奇怪的摇摆，怪异的前行，总是处于

不平衡、再平衡、再失衡的状态中。这种动作显得简单、自主、机械，绝对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也不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从婴幼儿开始，从爬行到四肢并用，再从四肢并用到直立行走，只有人类有这样的过程。

这也是所有物种——甚至所有生命，从无脊椎生物到哺乳动物——所需经历的巨大演变，直至变成这样双脚行走的奇特状态。这有什么奇特呢？说的是其唯一性：直立行走。

人类在众多的物种中是唯一直立移动的动物。我们所称的“行走”，就是直立前行。几千年以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用四肢移动；也不用像大猩猩一样手脚并用地去抓藤蔓、扯树枝、到处攀爬，它们还需要手脚并用才能行动。而我们的脚不再帮助手，不需要像大猩猩一样紧紧抓住地面。我们已经变得能够向前行走。

可是这个异常普通且尽人皆知的能力仍是一个谜，熟悉得让人不再去试图理解。通常情况下，没人对熟悉的事物感兴趣，其实这反而是最应该关注的。

引发与制止跌倒

我们到阳台上再来看一下，多么令人惊奇的芭蕾舞！看看每个人向前迈步、落脚，再同时迈出另一步、落脚，再重新迈出刚才一步的样子吧……居高临下地去看，大家在向前走的时候，像是要慢慢把每一寸土地都扫一遍。那么手臂呢？仔细看：有些在摆动，有些不怎么动，但上身总是要平衡腿的运动。

看看身体的总体运动，观察其所用的时间，您马上就会发现：走路其实就是跌倒的起始，引诱跌倒。先是被引发，然后马上被制止，之后再重新开始、再被制止，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一只脚向前迈其实就是差点儿摔倒，再找回平衡；再几乎摔倒，再平衡，以此类推。无休止的跌倒和平衡造就了运动。我们下意识地知道这个过程，却从来不会去想，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每天都在走路。

我们意识不到人类的这一特殊行为，是因为它已经完全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不用思考就可以走。在这个双腿交叉行走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非常平衡，灵巧地掌握着常规动作，结果反而忽略了内在机制。我们站得笔直，没有要倒下的感觉，甚至也不觉得需要维持平衡，我们只不过是行走。但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再来看看路人，看看他们有规律的摇摆。从上面看下去，他们的上身几乎不动，只是双脚交叉向前迈步。迈出一只，再迈另一只，像是往前推动看不见的物体。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有的人走路很困难，比别人扭动幅度更大；有些人因身体超重或年龄原因而步履艰难。然而，大家都在行走。

快慢、轻巧、蹦跳、优雅、迟钝、笨重……都无所谓。其实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方法，您自然是早就知道的。可您忘记了，每个人都是在跌倒之前直起身子，微微打破平衡再找回平衡。身体向前倾时，再迈出另一只脚弥补回来；这时另一只脚继续使身体向前倾，每一次都以另一条腿的迈步而纠正。看上去就是跌

倒，无数次重复，再纠正，再重复。

假如您对我的描述有疑惑，那么我是否应该向您证明，我并不是唯一发现人类走路时永远处在引发而又纠正的跌倒之中的人？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中，若古骑士在“行走”这一条目中指出了这一奇妙的事物^①。更近一些的，一位在此问题上作过专门研究的专家写道：“人类的行走方式无与伦比，人体走的每一步都在与灾难擦肩而过。两足行走的人类有潜在的危险，因为只有一条腿接着另一条腿向前迈，有节奏地运动，才能阻止跌倒。”^②

假如您对此仍抱有怀疑的态度，您可以反驳说我和上述几位作者都搞错了。错误不因积累的数量多便成为真理，我同意，所以我建议您做个简单的实验。

站着不动，双脚并拢。右脚向前迈，但不要马上落地，这样您就无法向前走。如果想往前走，就得把这只脚放下来。放在哪里呢？可以马上就地落脚，不向前冲，这样您的两只脚都落了地，右脚在前，稳稳地站在地上。另一种方法是，您把右脚向前迈一大步，加上整个身体的冲力。在这种情况下，您只有一种选择。如果您不迈出另一只脚，您就摔倒了；而如果您把左脚向前迈，您就避免了跌倒。这样您就向前走了……

腿的双重运动使得我们向前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运动。

① 见本书第104页节录（有关狄德罗）。

② 1967年4月号《美国科学杂志》，约翰·内皮尔，《人类行走的古老习惯》。

它自相矛盾、自身互斥，并不断地自我毁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永久对抗，同时又相互扶持、相互维系、相互延续。我们不停地在不平衡中把握平稳，即在不稳中求稳。不平衡滋养了平衡，我们稳定下来，也这样行走了起来。这样的行走方式构成了我们人类的特性。

好啦明白了，没必要再重复，也别再啰嗦了。

不！正相反，我建议我们继续思考这件事，继续挖掘这一现象。行走是一次迷你摔倒，是引发、阻止、启动、弥补的过程。我希望能看得更明白一些，在这一明显的事实中，找出这一近乎跌倒、同时又继续、总是在阻止的行走方式的内涵，这也是我们往往不想花时间去研究因而忽略的。

于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问题出现了：是真正的跌倒吗？只是自己引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移动形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说的是人类吗？人体、语言、思想、生活？当然是的，但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只迈一步

我们按顺序来吧。太多的问题堆在一起，要想办法依次解决，否则一个问题会压着另一个，相互纠缠，相互影响。我们所谓的“行走”，与别的活动完全不同，这一点首先要指明。所以我想从最简单的部分着手：走几步才称得上走路呢？两步、三步？还是上千步？

一个孩子刚迈腿走几步，我们就认为他算是开始走路了。但

是，一个不做远足或高山徒步运动，甚至也不散步的成人，我们就会说他“不走路”。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显然又是错的。

当下的世界，人们把行走完全当成一种运动，将普通的行走变成远足，要走好几个小时。我们会去山里、林中、乡村、海边“走一走”。似乎行走就应该是一项特殊的、本身就存在的运动，而不是人类最朴素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原始的和必不可少的动作。

行走作为运动这一特性在一切用机械、机器去协助人们移动的社会中是容易理解的，而在古老的社会中，在至今仍保存传统的社会，则不存在这种区别。走动、变换地方、打猎、种植、旅行、访问，都意味着要走路——一小时，数小时，有时要走一整天。这就跟从床边走到门边一样简单。

如今正相反，人们使用机械带动的交通工具——地铁或飞机，火车或汽车，尽管坐着或站立，但人们仍感觉一直在走路。这样的行走影响我们，侵入我们，改变我们的姿势、呼吸的节奏和心脏的跳动，同时也改变我们的思想。这种行走方式成为一项重要活动，让我们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引出一系列的思想变化，即新式行走的刺激成为独特的催化剂，从而改变思想的进程。

重拾远足使我们融入大自然，体会人体缓慢的衰老过程，以及肌肉与呼吸的耐力。这种行走让我们回归自然景色中，重新认识山峦、距离和土地；让我们找回旧时的节奏，深沉而宽广。与

行走中的疲劳相对应的是，站在山岭或山顶上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远足的所有这些好处，无论是身体、心理、道德、文学或是哲学方面，都在最近这些年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赞美。

但是这些对远足多重作用的探讨最终掩盖了一个更简单且更普遍的明显事实，即行走本身——无论是两步还是三步，二十步还是一百步，都无所谓——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移动方式。即便是定居下来，哪怕我们肢体不便，只要能站起来，从桌子走到床边，再从床边走到椅子，就算是最低限度的走，毫无疑问，这仍然是在行走。

我当然明白走两三步和三天远足之间的区别，我也完全承认这是截然不同的运动形式，而且应该考察是什么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但我建议先不考虑这一差别，假定不管什么情况都算作行走，完成这一既简单又复杂的运动，只需要将一只脚置于另一只脚之前。

当我们肯定一个小孩子会走路，怀疑一位刚刚做了手术的病人不会走路，希望一位耄耋老人还能够走路时，没人想到让他们远足或是散步。大家都只谈论从一点到另一点这样直立移动的方式。我们必须强调，这便是行走的定义。

行走、谈话、思考……是同样的过程吗？

我们人类是“行走的生物”，所以行走可以用来定义人类，正如语言、思考能力一样可以定义。人类是所有生命体中唯一如此移动的生物，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单独列举人类的这些